



您当前的位置: 首页 → 甲骨文文 → 详细文章

林澐: 琯生三器新釋 (下)

在2008-1-12:41:01 发布:

## 琯生三器新釋 (下)

(首發)

林澐

吉林大學考古系

### 琯生簋銘前段新釋

隹五年正月己丑，琯生又(有)  
 事，召來合事，余獻。婦氏以  
 壺告曰：“以君氏令(命)曰：余老  
 止。公僕庸土田多刺，弋伯  
 氏從許。公宥其三，汝則宥  
 其貳，公宥其貳，汝則宥其  
 一。”余熏於君氏大章(璋)報婦  
 氏帛束、璜。召伯虎曰：“余既  
 訊，**𠄎**我考我母令(命)，余弗敢  
 治。余或至我考我母令(命)。”琯  
 生則堇(覲)圭。

琯生簋前段銘文中沒有解決的就是 ，又寫作 。這個字有很多種說法。

第一種是孫詒讓的，他認為是 𠄎 字之省，讀為服。《詩·蕩》：“內隳于中國，覃及鬼方。”毛傳：不醉而怒曰隳。從字形上看，不大可信。但讀為“服”是他的優點。

第二種，楊樹達《六年琯生簋跋》（《積微居金文說》）解釋為侯。

“今余既訊，有司曰侯命”者… …《漢書·禮樂志》注雲：“侯，惟也。”惟命猶今言“如命”、“從命”也。《左傳·隱西元年》雲：“他邑唯命”，是也。

楊樹達用的是林義光的說法。林義光說“侯”是像箭射到箭靶子上之形，中間就是靶心。

李學勤、斯維至、方述鑫、劉桓、徐義華等從之。但這也沒什麼實際證據。

第三種是我的解釋，我認為是“亡斨”之“斨”。

疑為從<sup>斨</sup>聲之形聲字。金文中“亡<sup>斨</sup>”亦作“亡<sup>斨</sup>”（如詢簋），即典籍之“亡斨”，斨典籍多訓厭，厭有伏義，亦有順從之義，故“<sup>斨</sup>我考我母命”可釋為“服從我父母親之命”。

我的解釋有很多錯。比如提出詢簋，是不規範的，其實應該是師詢簋。我認為“斨”典籍多訓為“厭”，“厭”有順從之義——“亡斨”雖然有辭例，但這種過渡是很危險的。而且我所說的“順從”之意義是從“厭厭”來的。複音詞這樣拆開，是非常不妥的。

也有人覺得可以。朱鳳瀚認為楊樹達和我的說法都對。日本學者木村秀海比較相信我的說法。但我現在自己覺得是沒有道理的。

第四種說法是陳漢平的。他在《金文編訂補》中說：

金文<sup>昊</sup>字見於傳世字書。《裴光遠集綴》有<sup>昊</sup>字，《古文四聲韻》和《汗簡》以為昊字。《六書通》以為昇字。本銘讀為告。

這種說法也不可靠。因為傳抄古文中的這個字下面是從火的。

第五種說法是連劭名《周生簋銘文所見史實考述》（《考古與文物》2000/6）中的：

銘文原字從廠從天，讀為忝。《爾雅·釋言》云：“忝，辱也。”《國語·周語》云：“不忝前人。”韋昭注：“忝，辱也。”

目前也就是有這些說法，但是沒有好的解釋，沒有解決問題。這是個很關鍵的字，大家有什么好的解釋，歡迎提出來。

#### 琯生簋銘後段新釋

佳六年四月甲子，王在旁。

召伯虎告曰：“余告慶。”曰：“公

厥稟貝，用獄刺為伯，又（有）祗

又（有）成。亦我考幽伯幽姜令（命）。

余告慶。余以邑訊有司，余

典勿敢封。今余既訊，有司

曰：‘<sup>昊</sup>命。’今余既一名典，獻



伯氏。”則報璧。珣生奉揚朕

宗君其休，用作朕刺（烈）祖召

公嘗簋，其萬年子子孫寶用

享于宗。



後段銘文主要就是「**稟**」字。這個字的解釋有點混亂。這個字我覺得應該念作“稟”。這個字下面是從禾的，和“亩（廩）”不是一個字。《說文》中它們就是分開的。常有人把這兩個字混起來，是不對的。字典上把這兩個字也混了，是因為漢代時候這兩個字有了糾結。楷書發展過程中，“稟”有“禾”訛為“示”的情況。有的工具書把從禾的作為正體，有的卻把從示的作為正體。我覺得，從古文字的角度看，稟和廩還是應該分開看比較好。

還有個意見我要說一下。珣生為什麼可以作召公的簋？這個簋應該放在哪里？陳昭容根據裘錫圭先生的說法，說這對簋要送到大宗的廟裏面去。我覺得不一定，放在小宗的廟裏面，我覺得是可以的。裘先生引的例子有陳逆簋，銘文裏面說的是少子陳逆給元配作器。如果是給妻子作器，獻到大宗的廟，是不妥的。可能這件器還是放在小宗的廟裏的。本來小宗的廟可能是可以祭祀始祖的。戰國時候說小宗不能祭祀始祖，這可能與西周的實際情況不一樣的。

平頂山應國墓出的器物，有一件應公鼎，銘文有“武帝日丁”，一般認為是祭祀周武王。應國國君是周武王之後，祭祀武帝日丁，這樣看來似乎應國這樣的小宗也能祭祀周武王。這件鼎是不是祭器呢？朱鳳瀚先



生將「**生**」讀為一個字，認為是祭名。綜上，西周禮制可能不像《禮記》所記載的那樣，說不定小宗也是可以祭祀始祖的。

### 珣生器的斷代

最後說一說器物的斷代問題。過去，有人認為是這些器物是宣王器，也有說是厲王器的。

郭沫若將簋列為宣王時器，理由是召伯虎即《大雅·江漢》之召虎。詩序以為《江漢》美宣王也。另外，《史記·周本紀》載厲王時有召公，曾就專利和監謗事諫王，又輔立宣王。

說是厲王器的，主要是根據《呂氏春秋·適威》“厲王天子也……微召公虎而絕無後嗣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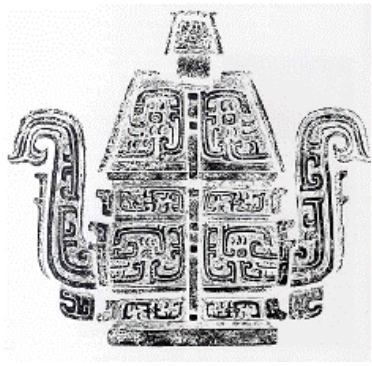
純粹從器形學上斷代的，將器的時代定得要早一些。主要有陳夢家的意見。陳夢家將簋列為孝王時器，理由是師嫫簋有幸珣生和本器珣生是一人，又屬伯蘇父組，故列為孝王時。師嫫簋有十一年，則本器五年、六年在孝王初年。又云“二器作解散了的大獸面。與共懿時代的吳方彝、師遽方彝相近，早于師嫫簋上的小獸面帶。此器的兩耳形制同于長安1·14方彝。”（《西周銅器斷代》）

“夏商周斷代工程報告集”的張長壽、陳公柔、王世民《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》一書中對兩件珣生簋的斷代意見是“……從器形和紋飾考察，它們不能晚至宣王時期，從雙耳的鳥頭造型，分解獸面紋以及銘文涉及的內容而論，宜定為西周中期器。他們和陳夢家持同一意見。

下圖就是上文所說幾件帶有解散了的獸面紋的器物。解散了的獸面紋是把原來的饕餮面分解為線條狀，其實就是後來竊曲紋的起源。



解散了的獸面紋——吳方彝蓋



解散了的獸面紋——師遽方彝



六年琯生簋

器耳上有鳥頭的，已知是見於西周早中期，不見於西周晚期。如下面一些圖：



六年琯生簋



琉璃河燕國墓地出土簋



欽簋





接簋



師獸簋

如琉璃河燕國墓地出土的器物，肯定是西周早期的東西。所以，將琯生器定為宣王、厲王時期的器物，從器形上說是有矛盾的，是需要慎重考慮的。李學勤先生說，琯生器按斷代工程的曆譜可以排入宣王器，我覺得這不一定可信，因為這個曆譜本身就是不一定可信的。

這就是我今天要講的內容，謝謝大家！

本文是根據林澐教授12月21日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演講的錄音整理的。林教授同意本網站將他的講座內容整理發佈，我們十分感謝！整理後的文章未經林教授審閱，如有曲解林教授原意之處，責任由整理者承擔。

點擊下載全文word版：

📄 琯生三器新釋.doc

上一篇文章： 林澐：琯生三器新釋（中） 下一篇文章： 蘇建洲：釋楚竹書幾個從「尢」的字形

[我要评论啦>>>](#) [回去再看看>>>](#)



分享这篇文章...

复制这个链接发送给朋友>

1124个读过此条>>

将该文章加入收藏夹

你可能对相关文章也感兴趣...

·文音：學契劄記四則

·何景成：鮑子鼎銘文補釋

·趙鵬：《乙編》3471中兩條卜辭釋文

·小草：新公佈的甲骨文中的一個怪字

·朱興國：南宮中鼎銘文中的數字卦新解

[进版画面](#) | [RSS订阅](#) | [隐私条款](#) | [通用条款](#) | [投诉及建议](#) | [联系我们](#) | [加入收藏](#) | [设为首页](#)

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

地址：复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27楼 邮编：200433

主站域名：[www.gwz.fudan.edu.cn](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) 公网镜像：[www.guwenzi.com](http://www.guwenzi.com)

网站邮箱：[fudanguwenzi@sina.com](mailto:fudanguwenzi@sina.com)

